

## 等待和希望

汪广松

今年三月中旬，斯蒂芬·霍金去世，媒体上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潮，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。我在网上看到一篇《霍金自述：我的病历》，其中有一个细节打动了我的心。霍金说他患病期间，有一阵子唯一的交流手段就是：

“当有人在我面前指对拼写板上我所要写的字母时，我就扬起眉毛，就这样把词汇拼写出来。”

后来有位美国电脑专家给他写了一段平等器的程序，他就可以通过电脑，按动手中开关即可，也可以通过头部或眼睛的转动来控制，这样就通过词语输入电脑屏幕，进行写作了。

不过，我还是对他“扬眉毛”的动作印象深刻，觉得他的人生仿佛就浓缩在这个简单的动作里。虽然我买过霍金的著作《时间简史》，但匆匆读过，几乎没有什么心得。而扬眉瞬目之间，度过了一辈子的一生，简直就是一部时间的简史。

这段时间里，我也在重读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《基督山伯爵》，霍金的“扬眉毛”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小说人物诺瓦蒂埃。这位老人瘫痪在床，不能说话，他只能通过睁眼闭眼来选择字母，然后拼出词汇，表达意思。正因为诺瓦蒂埃只能这样表达，因此每一次“言说”都具有极为强大的意志力 and 执行力，而且极具智慧，这样的“言说”才真正成为“言说”。从小说的角度看，这种写法让诺瓦蒂埃的形象跃然纸上，增添了艺术感染力；而在现实世界里，霍金的“扬眉毛”也不禁让人对他的“言说”和智慧产生信任。

在我读到的那篇文章末尾，霍金写道：“这表明一个人永远不要绝望。”有趣的是，小说《基督山伯爵》的结尾是五个字：“等待和希望。”这不就是在说，一个人永远不要绝望吗？

爱德蒙·唐泰斯（即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）说：“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。”他有理由这样说。他在新婚之日遭人诬告，被警察抓走，又因为牵涉到检察官维尔福的父亲（即诺瓦蒂埃），维尔福害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前途，就不惜枉法，未经审判，将唐泰斯作为政治犯发配到伊夫堡监狱，相当于无期徒刑。

在狱中的唐泰斯只有一个名字，叫三十四号。他在黑暗的地牢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四年，经历了希望——绝望——再希望——再绝望的过程，终于有一天他消耗掉了所有力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墙壁上传来了沉闷的声响。这是谁运来敲门！他重新燃起了希望，不再绝食，而他也终于在厄运的尽头见到了法

不用“弄”了……

正想离开，猝然“噼啪”一阵大雨浇灌下来。老人说，这是天老爷，要留你们多坐一会儿。又说，“天不落雨，地不发财”。这里一年四季雨水充沛。透过木板缝可见一片正抽穗的玉米，在雨幕中快乐地摇曳舞蹈。连下暴雨，会积水成涝么？老人说，不会，这里的山地就像漏斗，积水会从石缝流到地下。

向“弄”顶攀登的路，我们走了另一条老人和支书推荐的小径。虽然小径是由不规则的石块垒成，两边长满杂草，脚踩上去容易打滑，但不滑，更重要的是比那条正规的1418级石阶路，近了有三分之一。雨还在下，我左手握杖，右手撑着老爷爷送给我的木棍拐杆，比下“弄”容易多了。只用了半个多小时，身上开始冒汗了，便“弄”顶在望了。

这次探“弄”的采访经历，在我个人生活中，是十多年以来消耗体力最大、挑战体能极限的一次旅程。

回城后一连数日，走路时膝盖骨和腿部肌肉仍然酸痛；伴随“酸痛”的，还有那张黝黑而洒满笑容的面庞时时浮现在脑海。让人心生暖意。

我想，在这三位老人百年之后，“弄”底应该不会再有人居住了。不适合人居。也不需要人居。但这里仍然会发散发郁的生命气息。花草、树木、石头、昆虫……它们都是有生命的。那就让野草野蛮疯长，泉水随处流淌，昆虫自由飞翔，云雾肆意缠绕，岩石在气温升降中冷缩热胀……

我还想，今生我能否努力也像那几位老人，做一个虚怀若“弄”的人，“居下”而快乐的人，向往外面世界更眷恋脚下这片土地的人？

## 一方净土

——孙犁与贾大山

卫建民

1977年11月号的《人民文学》，刊发了贾大山的小《取经》。这篇散发着农村生活气息、颇具时代特色的作品，把政治运动下农村基层干部学会的应付手腕，基层领导干部的小聪明，农民的狡黠，刻画得人木三分。作家塑造了李黑牛、王清智两个典型人物。生动的典型，承载一段荒诞的生活，是文学，也是历史。四十年后的今天，我重读这篇作品，是当历史读的。真实、形象，在土地上生长的文学之树，维护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。《取经》得到读者的喜欢和认可，获得引人注目的大奖；贾大山成为河北省第一位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新进作家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文学奖含金量不多，群众参与性强，还有高贵的公信力，《取经》取得巨大成功！

蛰居在天津的河北籍作家孙犁，已在默默注视家乡的文坛新秀。此时，孙犁正在《人民日报》开设“小说杂谈”专栏，他以老资格作家的身份，以个人的创作体会，在1981年12月21日《小说的结尾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贾大山的《花市》，意义与李志君作品相同，而为克服结尾处的概念化，作者是用了一番脑筋的。但主题似又未得充分发挥，可见结尾之难了。”老作家读了新进作家的作品后，从艺术创作、小说技巧的角度对贾大山的新作提出看法，感到美中不足，是因为对创作的甘苦有亲身体会，是行家的行话。必须注意，《花市》尽管只是一幅生活速写，借一个小场景、三个人物，以浅显微妙的心理活动展现卖花姑娘的心灵美，但却透露贾大山一生创作的主线：挖掘人物内心和行动中的真善美，让在颠倒梦想中挣扎的读者窥见人心人性的原初光亮。可惜，天妒英才！作家只活了54岁，当他渐渐明白了自己的文学之路该怎么走，并已迈出漂亮的几步时，疾病却拖住了他的双脚。

小说爱读贾大山，平淡之中有奇观；可惜作品发表少，一年只有五六篇。

1992年，孙犁致徐光耀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我也看了贾大山的短篇，我洩了四句顺口溜”，即上引四句诗，可见孙犁读到贾大山小说后的喜悦之情。孙犁还主动送给贾大山一幅自己的书法，只是让贾“作个纪念”，当徐光耀在信中告诉孙犁推荐一批籍籍让他读时，孙犁又急切地让徐告诉他有些什么书，他想知道贾的读书情况。在一份自撰的简历中，贾大山曾写道：“小时候，我和戏园子做邻居，于是爱上了戏剧，到了中学里，又爱上了文学，喜欢阅读鲁迅、孙犁、赵树理的作品，也喜欢古体诗。”一个生长在北方农村的文学青年，能够受到的艺术熏陶，大概就这样有限。戏剧艺术，启发他琢磨小说的故事结构，影响他的是非曲直道德观念；鲁迅的深刻、冷峻，孙犁的明净、幽情，赵树理的幽默、朴厚，是他的文学营养；古诗的凝练、意境，使他树立起自己的美学原则。贾大山的作品风格，大抵就建立在这三个支点上。他参加过作协组织的文学讲学班的短期学习，在北京与各路英豪相聚，算是正式学习文学创作，与同道交流心得体会。他后期的

旅行的计划中，并没有安排去“天下第一弄”的“弄”底。

这个“弄”不是城市街道的“弄”，而是山村小屯的别称。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有个“七百弄”，是国家地质公园。“七百弄”是一片占地面积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层峦叠嶂的群山，状似海嶂，势如奔马，兀自耸立，又隔壑相望。有七百多个小村落散布在山峰间的谷底，连通山外的是七百条经级般的崎岖小径。“七百弄”，地名独特，地貌奇特。如此绝佳处，却未见有古代文豪名家诗文留存。也许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是人迹罕至之地。很久也好，原生态，深藏在大自然的褶皱里。

“天下第一弄”，是“七百弄”中最深的一条，也是世界上最深的“弄”。是世界熔岩区最深最大的洼地。

戊戌某日，我们聚集在“天下第一弄”顶端。这个“弄”深深深几许？俯视一眼，即感头晕目眩。隐约可见一片绿油油的农田和几间火柴盒大的小木屋。这感觉有点像站在上海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，俯瞰黄浦江上如树叶漂荡的船只，和江面如蚂蚁蠕动的人群。无人提议，是否下到谷底看看“风景”，或近距离瞧瞧山民的日常生活。很正常。不仅是活动主办方无此安排，也为“弄”太深所惧。

当天半夜一觉醒来，我的多年记者“职业病”犯了。心想，大老远到山里来，碰上个“天下第一”的“弄”，不下去看看，太遗憾了。主意一定，不再犹豫，一早即联系县文联黄格先生，提出不随“大部队”活动了，单独去第一弄采访。

车行九十多公里盘山道，到“弄”顶路口，已是上午十点。刚才天气似阴转晴，这会儿就暗下来，一团团白

创作，可能还受到《聊斋志异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影响；尽管他写的是现实人间社会，不语怪力乱神，狐魅鬼魂，但在中国式短篇小说的内在特质上，他后期的作品与这两部经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的短篇小说创作，有许多篇已进入新经典的行列。

如果把贾大山数量不多的作品分阶段论述的话，我认为，他早期的创作，还是表面化地，停留在对农村人事物的影响。从生活中来，再还原生活，他不能离开小说背景的时代话语和读者的接受度。他笔下的物，只是对现实政治和政策的形象折射，还没有深入挖掘，站在更高的地方全方位扫描生活。其实也不奇怪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为了稳定和发展农业农村农民，每年都发一个一号文件，熟悉农村生活的贾大山，当然会更敏感地观察到文件下发后在基层的落实动态；同时，政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，也成为作家寻找灵感，捕捉形象，进行创作的源泉。不能想象，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农村，还会出现沈从文《边城》里的翠翠那样的农村姑娘。系列小说“梦庄记事”，是贾大山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。在这个创作期，他拂去人物、故事的外部蔽障，在日用伦常拓展他的文学天地，作为成熟的作家，回归文学的自觉。这一时期，他的作品背景，是田地、树木、马牛，还有婚嫁嫁娶，四季轮回，年节习俗。这是作家创作的自我突破。从这一系列作品，他又过渡到三个阶段，仍然站稳正定这块土地，反刍审视过往的生活，描绘了一幅小小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一直关注他的孙犁，对他这个阶段的作品击节称赞，产生强烈的共鸣。1995年初，孙犁在致徐光耀的信中说：

贾大山文章，昨日已读毕，我心中打个比方：目前，无论物质及文化，均受不同程度污染，如水、菜蔬、粮食、环境等，我辈已无法抵御，并无处躲避。文化尚可自主，电视不愿看，关闭，收音机不愿听，不开，报刊书籍

亦如此，新的不愿看，还可以看些旧书等等。

再比如棒子面，这本是我爱吃的东西，但目前市场所售，据说是已提取味精及维生素所剩渣滓，小贩涂以黄色，售之用户。

但偶尔也有朋友从农村带来一些，农民自吃自用的棒子面，据说是用人畜粪培植，用石磨碾成者，其味甚佳。

读贾大山小说，就像吃这种棒子面一样，是很难得的机会了。他的作品是一方净土，未受污染的生活的反映，也是作家一片慈悲之心向他的善男信女施洒甘露。

当然，他还可以写出像他在作品中描述的过去正定府城里的饼子铺，所用的棒子面那样更精纯的小说，普度众生。我们可以稍候，即能读到。

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，对贾大山创作的赞美和期待，孙犁在信中有形象的比喻，是晚年孙犁少有的对作家和作品的高度评价。老前辈可能不知详情，这时，贾大山已是生命垂危，不可能再继续创作了，虽然他的艺术功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，老前辈和不少读者都在翘首等待他的新作，但他的生命之火，将要熄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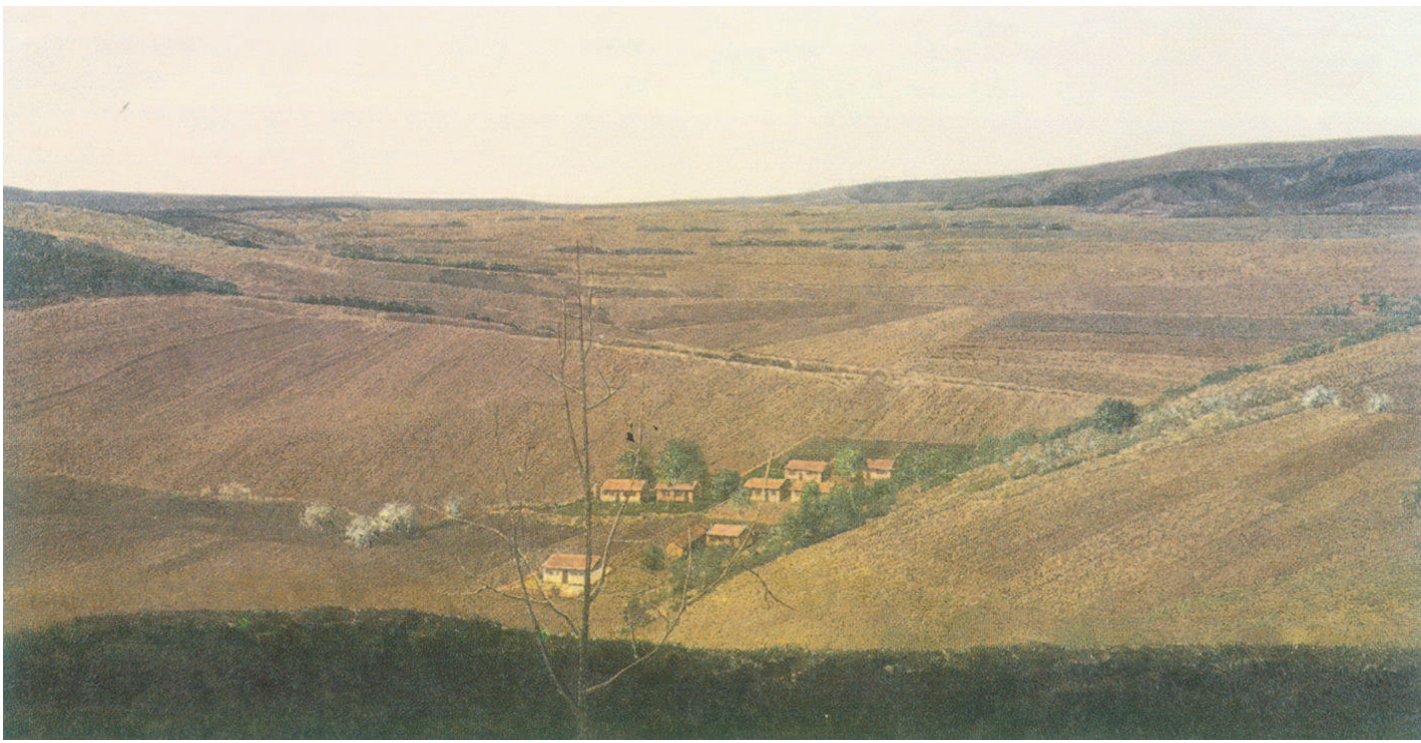
贾大山后期的作品，是他清明淡定的精神世界对他所熟悉的过往生活的梳理和映照。作家对生活的肯定、迷茫、怀疑、讽刺、歌颂，通过一系列小人物展现，是正定府城里的人物群雕。《好人的故事》里是普通又古怪的老人，老人懂得生活的辩证法。《担水的》告诉读者的是，诚实无欺的劳动，对天地的敬畏，维护人的尊严，本身就昭示了和平生活的秩序和美德。《水仙》是人与人之间无私惦记，是人间应有的诚信。《夏收劳动》展示吃喝歪风对干群关系的伤害。干部下乡帮助农民收割麦子，农民却误认为是借口吃喝的。我想，作家写这些现象，心在酸痛。《门铃》是生活轻喜剧，描写退休干部的心态。《莲池老人》仅是干把字的短篇，竟然一波三折，构思奇

## 笔会

静默的风景

(油画)

王东彪



## 探“弄”记

陈歆耕

我的预估。走着走着，又感觉身子重心随脚下移时，脚刚踩在石板上腿肚子打战，站立不稳。于是双脚并立，停顿一下，喘口气，再继续。石阶部分陡峭处一侧是有栏杆的，可以抓一抓，需要格外小心。

就在我感到几乎要虚脱时，到了距离木板小楼十多米的地方。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。而且是一位女性。有点出乎意料。支书告诉我，三位老人中有一对是夫妇。刚才女性的声音，发自一位老人的婆姨。到木楼二层门前了，我们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。一张黝黑瘦削而满笑容的脸扑入眼帘，一双干瘦而温热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从老人开心的表情看，他见到的似乎不是普通造访者，而是一位天外来客。进入屋内，在小板凳上坐下，顿感身心放松。大妈用电水壶为我们烧水。用的是山泉水，抿一口清冽甘甜。她还倒了一瓷缸自酿的米酒，要我们尝尝。

三位老人是一家人。壮族。最年长者90岁，怀里拥一根拐杖，坐在卧室门槛边，始终不发声，听我们聊。另一位是他的弟弟唐奇秀，78岁。还有弟媳韦玉秋，74岁。到门口接我们，与我们闲聊的是唐奇秀老人。聊几句，老人会端起水杯与我碰杯，塑料杯，无响声，但每碰一次，我心里都“叮当”一下。

期间，老妈妈有三次刷锅要给我们煮饭，都被我们劝阻了。不想麻烦他们。从闲聊中我获知——

老人记忆中，祖祖辈辈已有八代人生活在这弄底。他这一代没有上过学，有两个儿子，他靠打柴到镇上卖去，供养儿子读到小学三年级，现在最大的孙子正在县城读高中；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，一个在广东，一个在县城。大儿子已在县城自购了一套商品房，二儿子付了7500元，获得了政府用扶贫资金贴补的六十多平米的经适房……

孩子们曾动员老人跟他们一起住到县城去，生活得舒适一点。老人回答：“我们住到城里，啥也做不了，还得吃喝你们的，增加负担。在这里我们自己种玉米种菜养猪，吃不完的还能支持你们。现在腿脚还好，想你们了，就去看你们。”

听到一楼有猪叫，往下瞅有两头猪，每头约百来斤。老人说，隔几个月会宰一头，大部分做成腊肉。可以长期保存，吃很长时间。我明白了，腊肉这样的熏制美食，原来是特殊艰难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。楼里有电磁炉，也有用来烧木柴的土灶。

「文汇报笔会」  
微信二维码